

後漢書集解

南匈奴列傳第七十九

前書直言匈奴傳不言南北今稱南者明其爲北生義也以南單于向化尤深故舉

其順者以冠之東觀記稱匈奴南單于列傳范曄因去其單于二字

後漢書八十九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王先謙集解

南匈奴醜落尸逐鞬單于比者

醜音火兮反集解惠棟曰比烏珠留單于長子前書名蘇屠胡次當

而烏珠留弟與也今後書名比或別有據

呼韓邪單于之孫

前書曰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呼韓邪卽冒頓

單于八代孫虛閭權渠單于子也名稽侯獨音山諫反東觀記

曰單于北匈奴頭曼十八代孫臣賢案頭曼卽冒頓單于父自頭

曼單于至比父子相承十代以單于相傳乃十八代也集解劉攽

曰注單于北匈奴烏珠留若鞬單于之子也呼韓邪謂孝爲若鞬自

頭曼案北當作比烏珠累單于以下皆稱若

鞬親密見漢帝諡常爲孝慕之至其子復珠累單于以下皆稱若

鞬南單于比以下直稱鞬也集解惠棟曰烏珠留單于名囊知牙

斯自呼韓邪後諸子曰次立至比季父單于與時

集解惠棟曰與

五闕氏子曰比爲右奠韃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莫音於六反韃音九言反下並同

建武初彭寵反畔於漁陽單于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使入居

五原東觀記芳安定人屬國胡數千畔在參蠻芳從之詐姓劉氏

假號將軍李興等結謀與北至單于庭迎芳外倚匈奴內因與

芳傳云無樓且渠王且渠匈奴官號也落渠字光武初方平諸夏

未遑外事也遑暇至六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案前書颯與陳

或云漢宣帝時匈奴日逐王先賢揮率眾降封歸德侯其孫颯襲

封五十六年至建武初尚存颯颯字形相涉卽一人然据班表建

武二年颯子襄已嗣侯則颯當卒於建武元年安得於六年更奉

使乎且先賢揮出於匈奴不問賜姓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

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帛曰通舊好舊好謂宣帝和帝之代與國

帝官本作是而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冒頓匈奴單于頭曼之子也卽

自瀆維至頭曼千有餘歲冒頓當始皇之時爲鳴鑼弑頭曼代立

控弦三十餘萬強盛與諸夏爲敵國踞邊無禮奢虐高祖戲侮呂

后事見前書

對使者辭語悖慢

前書更始二年冬遣中郎將歸德侯甄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制

甄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爲王莽篡位匈奴亦出擊莽空其邊境今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

力也當復尊我邊與颯相定距單于終持此論語詞悖慢卽此類也

也策解惠棟曰吳氏補遺云紀書建武六年匈奴遣使來獻使中郎將報命案此年使者自是韓說不當引遵風事爲證注文誤周

壽昌曰注定卽穿考工記弓人雜角定之注讀如穿距之穿帝待之如初初使命常通而匈奴

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大司馬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

奴轉盛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幽并

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前書代郡有常山關上谷郡居庸縣有關匈奴左部遂復

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脩烽火匈奴

聞漢購求盧芳貪得財帛乃遣芳還降望得其賞而芳曰自歸爲

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扶風天水二十一年冬復寇上谷中山殺

略鈔掠甚眾北邊無復寧歲

言緣邊之郡無安寧之歲

初單于弟右谷蠡王伊

屠知牙師

谷音鹿蠡音離集解惠棟曰韋昭云蠡音如麗反有兩音

曰次當左賢王左賢王卽

是單于儲副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知牙師者王昭君之子

也昭君字嬀南郡人也

前書曰南郡秭歸人集解惠棟曰蔡邕琴操云齊國王襄女也與傳異

初元

帝時呂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呂宮女五人賜之

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

集解惠棟曰琴操云單于

遣使者朝賀元帝陳設倡樂乃令後宮粧出昭君怨恚日久不得

侍列修飾善粧盛光輝而出俱坐元帝謂使者曰單于何所願

樂曰珍奇怪物皆悉自備惟婦人醜陋不如中國帝乃問後宮欲

至單于者起于是昭君喟然越席而言曰妾幸得備在後宮粗醜

卑陋不合陛下之心誠願往王懸云如琴操所言則單于使者呼

來朝非單于來朝也昭君在帝前自請行非因掖庭令求行也呼

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曰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願景

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

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敕

令從胡俗遂復爲後單于闕氏焉比見知牙師被誅出怨言曰

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呂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

集

通鑑明注呼韓邪單于約其諸子以兄弟次相傳單于與殺其弟知牙師而立其子亂呼韓邪之約而比則烏珠留之長子也比白謂若父子相傳則烏珠留死比當立爲單于何待至與而始傳其子也

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二十二年單于與死子左賢

王烏達鞮侯立爲單于復死弟左賢王蒲奴立爲單于比不得立

既懷憤恨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疫

死耗太半三分損二爲太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

是遣中郎將孚茂報命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二十三

年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前書曰匈奴法

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八月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蹄音帶又音多集解惠棟曰崔浩云西

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爲龍龍一作龍因白單于言莫韃日逐夙來欲爲不善若

不誅且亂國時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

集解通鑑胡注漸當作斬詳見下先謙曰官本

作斬聞之馳曰報比比懼遂斂所主南邊八郡眾四五萬人待兩骨

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皆輕騎亡去曰告單于單于

遣萬騎擊之見比眾盛不敢進而還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議

立比爲呼韓邪單于曰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

五原塞願永爲蕃蔽扞禦北虜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

其冬比自立爲呼韓邪單于

東觀記曰十二月癸丑匈奴始分爲南北單于

二十五年春

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莫鞮左賢王生獲之又

破北單于帳下并得其眾合萬餘人馬七千匹牛羊萬頭北單于

震怖卻地千里初帝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曰拒

匈奴

櫓卽樓也釋名曰樓無屋爲櫓也

時人見者或相謂曰識言漢九世當卻北

狄地千里豈謂此邪及是果拓地焉北部莫鞮骨都侯與右骨都

侯率眾三萬餘人來歸南單于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藩稱臣獻

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邯丑

反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集解通

地理志五原西部都尉治單于乃延迎使者使者曰單于當伏拜

受詔單于願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

慙於左右願使者眾中無相屈折也骨都侯等見皆泣下邯等反

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四匹杜

注文馬蓋馬爲文也集解惠棟曰杜注本王肅棟案周書王會云

犬戎文馬文馬赤鬃編身曰若黃金名吉黃之乘邱光庭謂文馬

馬毛色有文采者此說得之先謙夏南單于所獲北虜奠韃左賢

王將其眾及南部五骨都侯集解通鑑胡注韓氏骨都侯當于骨

骨都侯凡五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共立奠韃左賢王爲
單于月餘日更相攻學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遂自殺諸骨都侯

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

裳黃金璽盤縵綬

盤音辰草名以辰草染縵因以爲名則漢諸侯王制辰綠色縵古蛙反說文曰紫青色也

安

車羽蓋華藻駕馴寶劍弓箭黑節三駙馬二黃金錦縵縵布萬匹

絮萬斤樂器鼓車棨戟甲兵飲食什器

有衣之戟曰棨

又轉河東米糶二

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已贍給之令中郎將置安集掾史將

弛刑五十人

葉解先謙曰官本十作千

持兵輕隨單于所鑿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

奉奏

葉解劉攽曰案文少一使字

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

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

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送賜綵縵千匹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食

醬及橙橘龍眼荔枝

葉解先謙曰官本枝作支

賜單于母及諸閼氏單于子及

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縵縵合萬匹歲已爲常

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已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單于既

內附兼祠漢帝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駱馳爲樂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單于

歲祭三龍祠走馬剛索馳以爲樂事

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

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温禺鞮王次左右

將王是爲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爲單于者也異姓大臣左右

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戶諸官號

集解惠棟曰且

渠史記作且屠彌獨云今之渠渠姓蓋本因此官先謙曰官本號下有且音子余反五字注

各已權力優劣部眾多少爲高下次第

爲單于姓虛連鞮

前書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控犁孤屠匈奴謂天爲控犁謂子爲孤屠與此不同集解錢

大昕曰案連題即攣鞮之轉先謙曰官本擬作題注書下有日字

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巨林氏蘭

氏冒頓單于時大姓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三姓貴種也集解惠棟曰顏籀云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先

謙曰官本注冒上有前書二字

四姓爲國中名族常與單于婚姻呼衍氏爲左蘭

氏須卜氏爲右主斷獄聽訟當決輕重口白單于無文書簿領焉

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復將其眾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

悉獲其眾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

美稷

集解何焯曰前書屬國都尉治美稷則其地本有降胡故因而處之

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校

尉王郁留西河擁護之

集解通鑑胡注使匈奴中郎將自是亦屯西河美稷杜佑曰汾州臨城縣有美稷鄉

即漢美稷縣也

爲設官府從事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

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詔爲常及悉復緣邊八郡

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爲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

地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氏

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粟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眾

爲郡縣偵羅耳目

偵音丑政反羅音力賀反猶今言探候偵羅也

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

漢人詔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莫

難日逐耳非敢犯漢人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和

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

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

單于將有二心集解先謙曰官本二心作志字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

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

乞和親並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集

通鑑胡注三府太尉司徒司空也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

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

其數則反爲輕欺集解通鑑胡注數衝數也言入其衝中也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

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集解通鑑胡注合市與漢利合爲市

也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內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

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旣未獲助南則亦不宜

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

告目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呼韓單于稱臣受賞郅支單于背德被誅以此二者行事曉告之也郅支

即呼韓兄名呼屠吾斯自立爲單于擊走呼

報荅之辭令必有適

適猶所也言報荅之辭必

今得所也集解通鑑胡注適當也

今立橐草并上

集解王補曰議報荅之辭即立

言報荅之辭必有當乎事情也

橐草并上班據固才足辦此亦見漢

時朝廷朴厚人臣得抒誠於君父也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

舊約

集解通鑑胡注謂呼韓邪舊約也

欲修和親曰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

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郅支自相讐隙竝蒙孝宣皇帝垂

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

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

元帝時郅支坐殺使者谷吉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西域兵誅斬之

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眾向南款塞歸命自己呼韓

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謀

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曰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

和親故拒而未許將已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

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

善惡之效呼韓邪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

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

亂國內虛耗貢物裁曰通禮何必獻馬裘集解王補曰蔡世遠言彪草裁若得體中其忘

諱亦以漢威素著故也范仲淹與元昊書高自位今齋雜繒五百

置諄諄懇懇反遭其侮耳無他漢強而宋弱也

匹弓韃纘丸一矢四發遣遺單于韃音居言反方言云藏弓爲韃

曰發見儀禮也集解劉攽曰正文矢四發遣遺單于案文多一遣

字緣上文已有齋字也惠士奇曰前書弓一張矢四發此云一矢

四發誤也當云一弓四發周壽昌曰案齋者使臣遣者朝廷兩

字各義不爲複先謙曰官本續作韃又一字上屬爲句惠說誤又

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尙方少

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笏空侯

皆敗願復裁賜言更請裁賜也集解通鑑胡念單于國尙未安方

厲武節曰戰攻爲務笏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曰齋言不齋

也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曰聞集解王補曰以帝悉

上皆棄草之詞

納從之二十九年賜南單于羊數萬頭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

如前乃璽書報答賜曰綵繒不遣使者單于比立九年薨中郎將

段郴將兵赴弔祭弓酒米分兵衛護之比弟左賢王莫立

集解先兼曰官

本弟上無比字帝遣使者齎璽書鎮慰拜授璽綬遺冠幘絳單衣三襲童

子佩刀緃帶各一

童子刀謂小刀也說文曰緃織成帶也音古本反

又賜繒綵四千匹令

賞賜諸王骨都侯已下其後單于薨弔祭慰賜曰此爲常

弔祭其薨者慰

其新立者其新上浮尤鞬單于莫中元元年立一年薨弟汗立伊伐于慮鞬

單于汗中元二年立永平二年北匈奴護于上率眾千餘人來降

南部單于汗立二年薨單于比之子適立醯僮尸逐侯鞬單于適

永平二年立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騎入於五原塞遂寇雲中至

原陽南單于擊却之

原陽縣名屬雲中郡

西河長史馬襲赴救虜乃引去單

于適立四年薨單于莫子蘇立是爲上除車林鞬單于數月復薨

單于適之弟長立胡邪尸逐侯鞮單于長永平六年立時北匈奴

猶盛數寇邊朝廷已爲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顯宗冀

其交通不復爲寇乃許之八年遣越騎司馬鄭眾北使報命而南

部須卜骨都侯等

集解王補曰此卽匈奴異姓名族與單于婚姻者見前

知漢與北虜交使

懷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鄭眾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

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已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

已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副校尉來苗左校尉闞章右校尉

張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

漢官儀曰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

以謂者監領兵騎千人

又遣騎都尉秦彭將兵屯美稷其年秋北虜果遣二

千騎候望朔方作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已漢有備乃引去復

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略甚眾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年

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單于遣左賢王信

隨太僕祭彤及吳棠出朔方高闕攻皋林温禹犢王於涿邪山

梁

惠棟曰注見祭彤傳虜聞漢兵來悉度漠去彤棠坐不至涿邪山免曰騎都

尉來苗行度遼將軍

梁解劉攽曰案文行某官當有事字此傳中凡十處少皆當益之

其年北匈奴

入雲中遂至漁陽太守廉范擊卻之

梁解劉攽曰案范為雲中太守太守上當有雲中

詔遣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之無所得建初元年來苗遷濟陰

太守曰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

梁解劉攽曰案秉傳不為大將軍又真為度遼此多

一大字又行當作為也何焯曰下文云鄭遵始真為度遼則耿秉傳妄傳言拜者皆行度遼事行不當作為

時舉林温

禹犢王復將眾還居涿邪山南單于聞知遣輕騎與緣邊郡及烏

桓兵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降者三四千人其年南部苦蝗大飢

肅宗稟給其貧人三萬餘口七年耿秉遷執金吾曰張掖太守鄧

鴻行度遼將軍八年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

梁解惠棟曰

稽留斯

等

集解通鑑胡注稽留斯等蓋居三木樓山也

率三萬八千人馬二萬匹牛羊十餘萬

款五原塞降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

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

集解劉放曰案

北單于乃遣

大且渠伊莫訾王等

且音于余反下並同

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

諸王大人或前至

集解劉放曰案文前當作隨

所在郡縣爲設官邸賞賜待遇

之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二

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虜

衰耗黨眾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

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薨單于汗之子宣

立伊屠於閭鞮單于宣元和二年立其歲單于遣兵千餘人獵至

涿邪山卒與北虜温禺犢王遇

卒音七忽反

因戰獲其首級而還冬孟

雲上言北虜已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

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肅宗從太僕袁安議許

之乃下詔曰昔獵狁獯粥之敵中國其所由來尙矣

周曰獵狁秦曰獯粥

匈奴往者雖有和親之名終無絲髮之效境墮之人屢嬰塗炭

境墮謂險

要之地塗苦也燒音苦交反病音苦角反

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亭障孤兒號

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

哉父戰於前已下前書賈捐之辭詔增損用之也

傳曰江海所自能長百川者自其下

之也

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

少加屈下尙何足病況今與匈奴君

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敕度遼及領

中郎將臚奮倍雇南部所得生口自還北虜

雇賞報也

其南部斬首獲

生計功受賞如常科於是南單于復令莫犍日逐王師子將輕騎

數千出塞掩擊北虜復斬獲千人北虜眾自南部爲漢所厚又聞

取降者歲數千人

集解先謙曰語氣不了疑奪文

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

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

集解對敕曰案匈奴一種安能盡取其皮明多

匈奴二字或集解錢大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所曰章帝

云取其胷皮紀屈作辱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宣立

三年斃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休蘭尸逐侯鞬單于屯屠何章和

二年立時北虜大亂加已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并北庭

會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言臣累世蒙恩不可勝

數孝章皇帝聖恩遠慮遂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

于首級破壞其國今所新降虛渠等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

庭北單于創刈南兵又畏丁令鮮卑令音逐逃遠去依安侯河西

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為單于其人曰

兄弟爭立竝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帥雜議方略皆

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

念集解通鑑胡注謂北部既滅南部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曰逐

保塞則漢家無復北顧以為念也

鮮堂輕從虜庭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恥自發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往恐復并壹臣伏念先父歸漢日來被蒙覆載嚴塞明候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效之義

魏先謙曰

原醫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

集解通鑑胡注故胡南部舊眾也新降新從北部來降者遣

左谷蠡王師子左呼衍日逐王須營將萬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右大且渠王交勒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日爲拒守臣素愚淺又兵眾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敕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朔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日示耿秉

集解通鑑胡注以秉上南單于書示之也

言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

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爲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

篡位變更其號漢賜單于印文曰匈奴單于璽無漢字王莽改曰新匈奴單于章耗擾不止單于

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已還復烏桓鮮卑咸脅歸

義威鎮西夷魏先謙曰其效如此今幸遣天授北虜分爭曰夷伐夷國家之本西作四

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從之永元元年

目秉爲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

于眾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

人策解劉攽曰案文多一人字事已具竇憲傳二年春鄧鴻遷大鴻臚目定襄

太守皇甫稜行度遼將軍南單于復上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

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塞在朔方郡宜澤縣北音愈策解洪亮吉日案

中郎將耿种從事將護之至涿邪山乃留輜重分爲二

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左部北過西海至河雲北

河雲匈奴中地各集解先謙曰

官本注

右部從匈奴河水

集解劉敞曰案匈奴自是水名妄出故無中字

臣瓚云水名去令居千里二劉皆以爲

西繞天山南度甘微河二

術奴字蓋據趙破奴傳止作匈奴也

案

率精兵千餘人合戰單

于被創墮馬復上將輕騎數十遁走僅而免脫得其玉璽獲閼氏

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而還時南部連剋獲納

降黨眾最盛領戶二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

百七十故從事中郎將置從事二人

集解劉敞曰案文上事字取上多從字言故事如此

譚曰新降者多上增從事十二人三年北單于復爲右校尉耿夔

所破

集解錢大昕曰右當作左

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

單于將右温禺鞬王骨都侯已下眾數千人止蒲類海道使款塞

大將軍實憲上書立於除鞬爲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遣耿夔即

授璽綬賜玉劍四具羽蓋一

一駟集解劉攽曰案玉劍四具非是使當云玉具劍四又衍一駟字

中郎將任尙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

賈憲被誅五年於除韃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曰千餘騎

與任尙共追誘將還斬之破滅其眾單于屯屠何立六年薨單于

宣弟安國立單于安國永元五年立安國初爲左賢王而無稱譽

左谷蠡王師子素勇黠多知前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故

數遣將兵出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是日國中盡

敬師子而不附安國由是疾師子欲殺之其諸新降胡初在塞外

數爲師子所驅掠皆多怨之

集解通鑑胡注在塞外肅先屬北部時

安國因是委計

降者與同謀議安國旣立爲單于師子曰次轉爲左賢王覺單于

與新降者有謀乃別居五原界單于每龍會議事

集解何焯曰龍下當有庭字胡

注尙奴龍庭本在塞外是時南單于居塞內亦謂所居爲龍庭

師子輒稱病不往皇前校知之亦

擁護不遺單于懷憤益甚六年春皇甫稜免曰執金吾朱徽行度
遠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
守令斷單于章無由自聞而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疏遠
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
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爲之微備和帝下
公卿議皆曰爲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
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集解通鑑胡注之往也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

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它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

其部眾橫暴爲邊害者共平罪誅集解通鑑胡注相與平處其罪當誅則誅之若不從

命令爲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客賜言以主客之禮裁量賜物不多與也亦足曰

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宗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

驚乘帳而去因舉兵及將新降者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虜

落入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眾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爲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安國立一

年

魏觀先謙曰官本立上有王字

單于適李師子立亭獨尸逐侯鞬單于師子永元六年立降

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

集通鑑胡注

使匈奴中郎將置掾隨事爲員安集掾以安集匈奴爲稱也光武在河北亦置安集掾於是新降胡遂相驚

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右莫鞬日

逐王逢侯爲單于遂殺略吏人燔燒郵亭廬帳

集解惠棟曰論衡云郵亭爲長吏廨

將車重向朔方欲度漠北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越騎校尉馮

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積射緣邊

兵

漢有迹射士言尋迹而射之積亦與迹同古字通也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云八郡迹射

烏桓校尉任尙將

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

集解

通鑑胡注漢邊郡有牧師苑以養馬此牧師苑城也當在西河美稷縣界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未下

冬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乘冰度隘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

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三千

餘級得生口及降者萬餘人

集解通鑑胡注大城縣屬西河郡郡國志屬朔方郡

馮柱復分

兵追擊其別部斬首四千餘級任尙率鮮卑大都護蘇拔鹿

胡罪反

烏桓大人勿柯八千騎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

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眾出塞漢兵不能追七年正月軍還馮柱

將虎牙營留屯五原罷遣鮮卑烏桓羌胡兵封蘇拔鹿爲率眾王

又賜金帛鄧鴻還京師坐逗留失利下獄死

案軍法逗留畏懦者斬逗留音豆集解先謙

曰官本注無末三字

後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又禁其上書曰致反畔皆微

下獄死曰雁門太守龐奮行度遼將軍逢侯於塞外分爲二部自

領右部屯涿邪山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數百里八年冬左部

胡自相疑畔還入朔方塞屬奮迎受慰納之其勝兵四千人弱小

萬餘口悉降曰分處北邊諸郡

魏鑑先據曰官本郡作郡

阻于以暮温禺犢王烏居戰

温禺犢王名烏居戰

始與安國同謀欲考問之烏居戰將數千人遂復反畔

出塞外山谷間爲吏民害秋屬奮馮柱與諸郡兵擊烏居戰其眾

降於是徙烏居戰眾及諸還降者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馮柱還

遷將作大匠逢侯部眾仇窮又爲鮮卑所擊無所歸竄逃入塞者

駱驛不絕

魏鑑先據曰官本入作去

學師于長之子檀立萬氏尸逐鞮單

于檀永元十年立十二年屬奮遷河南尹曰朔方太守王彪行度

遣將軍南單于比歲遣兵擊連侯多所虜獲收還生口前後曰千

數逢侯轉困迫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願和親修呼韓邪

故約和帝曰其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加賞賜不荅其使元興元

年重遣使詣敦煌貢獻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子入

侍

天子降大使至國即遣子隨大使入侍

時鄧太后臨朝亦不荅其使但加賜而已

永初三年

安帝即位之二年也

夏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

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攻

中郎將耿种於美稷秋王彪卒冬遣行車騎將軍何熙副中郎龐

雄擊之

集解劉放曰案文少一將字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雄字宣孟宕渠人官至大鴻臚

四年春檀遣千

餘騎寇常山中山曰西域校尉梁懂行度遼將軍

懂音勤

與遼東太

守耿夔擊破之事已具懂夔傳單于見諸軍竝進大恐怖願讓韓

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

願反也讓責也反願責韓琮也

乃遣使乞降

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辜於是赦之遇待如初

乃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

南單于檀

信韓琮之言起兵反既被擊敗陳謝死罪還所鈔之男女

五年梁懂免曰雲中太守耿夔行度

遼將軍元初元年

安帝永初六年改爲元初元年集解洪亮吉日案六年應作八年注誤

夔免目烏

桓毓尉鄧遵爲度遼將軍遵皇太后之從弟故始爲眞將軍焉置

度遼將軍以來皆權行其事今始以鄧遵四年逢侯爲鮮卑所破部遵

衆分散皆歸北虜五年春逢侯將百餘騎亡還詣朔方塞降鄧遵

奏徙逢侯於潁川郡逢侯本是前單于屯屠何子右奠罷曰逐王

部眾分散若留在匈奴或恐更相招引故徙於潁川郡也建光元年安帝元初七年改爲永寧

元鄧遵免復曰耿夔代爲度遼將軍時鮮卑寇邊夔與溫禺犢王

呼尤徽將新降者連年出塞討擊鮮卑還復各令屯列衝要還使

者屯列衝要而耿夔徵發煩劇新降者皆悉恨謀畔單于檀立二十七

年薨弟拔立集解惠棟曰凡單于立皆載號諡下云烏稽侯尸逐

耿夔復免以下十五字未如所屬當有脫誤耿夔復免曰太原太守法度代爲將軍集

劉攽曰案一傳中處處皆云度遼將軍惟三處沒渡遼字以後又復舉之明此三處脫漏也烏稽侯尸逐鞮單

于拔延光三年立夏新降一部大人阿族等遂反畔集解錢大昕

匈奴左日逐王叛脅呼尤微欲與俱去呼尤微曰我老矣受漢家恩豈死

不能相隨眾欲殺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將妻子輜重亡去中

郎將馬翼遣兵與胡騎追擊破之斬首及自投河死者殆盡殆近也欲

死盡所餘無幾獲馬牛羊萬餘頭冬法度卒四年漢陽太守傅眾代爲將

軍其冬傅眾復卒永建元年順帝卽位之年曰遼東太守龐參代爲將軍

先是朔方曰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漸將王匈奴

有左右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兵出屯

中山北界黎陽先置營兵以南單于求復障塞恐入侵擾亂置屯兵於中山北界舊中山郡今之定州是也定州者則在

河北也築解何焯曰此禦鮮卑故屯中山北界注誤通鑑增置緣

胡注子謂移黎陽營屯中山北界不過爲南部聲援耳

邊諸郡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單于拔立四年薨弟休利立去特

若尸逐就單于休利永建三年立四年龐參遷大鴻臚曰東平相

宋漢代爲度遼將軍陽嘉二年漢遷太僕曰烏桓校尉耿晔代爲

度遼將軍永和元年

陽嘉五年改爲永和元年

疇病徵召護羌校尉馬續代爲

度遼將軍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畔

大昕曰

順帝紀作句龍大人王與大人皆匈奴尊稱譯語小異惠棟曰句胡注音古侯反

率三千餘騎寇西河因

復招誘右賢王合七八千騎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史馬續與中

郎將梁竝

集解通鑑胡注此護匈奴中郎將也

烏桓校尉王元發緣邊兵及烏桓解

卑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遂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

遣使責讓單于開召恩義令相招降單于本不豫謀乃脫帽避帳

詣竝謝舉竝曰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爲中郎將龜曰單于不能

制下

吾斯等攻沒城邑單于雖不預謀殺然不能制下卽是不堪其任

逼迫之單于及其弟左賢

王皆自殺單于休利立十三年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

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死

陳龜逼迫單于及弟皆令自殺又欲徙其親近者遂致狐疑此則陳龜之由也

集解惠棟曰死通鑑作免是也案龜本傳亦作免

大將軍梁商曰羌胡新反黨眾初合難

召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

救死況種類繁熾不可單盡單亦盡也猶書云謀謨孔安國曰謨亦謀也即是古書之重語今轉

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竊見度遠將軍馬續素有

謀議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

高壁召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其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醜等也言等類

可服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無末六字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

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

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

國之所長也而戎狄之所短也若夫平原易地輻輳天驕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動弩長戰射疏及

遠則匈奴之弓不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

前匈奴之兵不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薦

不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不能給也

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並具

明三原之兵和固樂南輪其短短攻備錄之此乃兵家之要

宜務先所長召觀其變設購開賞

宣示反悔

集解通鑑胡注反音熈宣示招降之意以開其反悔之心

勿貪小功曰亂大謀續及

諸郡竝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抑緄等萬三千口詣續降

集解惠棟曰緄

丁奚反

秋句龍吾師等立句龍王車紐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

及諸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

虎牙營卽京兆虎牙都尉也西羌傳云置虎牙都尉於長

安扶風都尉於雍漢官儀曰涼州近羌數犯

三輔京兆虎牙扶風都尉將兵衛護園陵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

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

離石卽西河之屬縣也集解通鑑胡注離

石在郡南五百九十里郡本都平定縣至此徙於離石

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

移朔方就五原郡

冬遣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畔虜車紐等戰於馬

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及兵器牛羊甚眾車紐等將諸豪帥骨都

侯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六年春馬續率鮮卑五

千騎到穀城擊之斬首數百級

集解通鑑胡注穀城蓋

張耽性勇

銳而善撫士卒軍中皆爲用命遂繩索相應上通天山

集解通鑑胡注通天

山蓋卽土軍縣之石樓

大破烏桓悉斬其渠帥還得漢民獲其畜

生財物夏馬續復免曰城門校尉吳武代爲將軍漢安元年

順帝永和

七年改爲漢安元年也

秋吾斯與莫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復掠并部

莫鞬或作莫鞬

前書兩字通今依前書不改也

呼蘭若尸逐就單于兜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

立之天子臨軒大鴻臚持節拜授璽綬引上殿賜青蓋駕駟鼓車

安車駙馬騎玉具刀劍什物

玉具標首鐔衛盡用玉爲之

給綵布二千匹賜單

于闐氏曰下金錦錯雜具駟車馬二乘遣行中郎將持節護送單

于歸南庭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城門外

廣陽洛陽城西面南

頭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

角抵之戲則魚龍爵馬之屬言兩兩相當亦角而爲抵對卽今之鬪用古

之角抵也集解劉放曰注今之鬪用案用當作朋

順帝幸胡桃宮臨觀之冬中郎將馬實

募刺殺句龍吾斯送首洛陽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實字伯鸞勤結英雄所欲交接負笈荷擔不遠萬

里山陽王暢未仕時實慕高名往存之屆暢門投刺暢不肯見使從者拒之云行歷未旋實留連日日往伺之謂從者曰夫孝子事

親行不踰日而至今不歸非孝子也欲待與相見如凶于路往而不反哭之以爲死友暢聞其言歎息壯志因執其手揖引與入美談畢請入見母飲宴定好而別實臨退執暢手訣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幸俱生盛明之世免磚瓦之委托爲丈夫當建名後載不可爲空生徒死之物穢天壤之間袁宏紀云實扶風茂陵人晝誦經書夜習弓兵舉孝廉補尚書郎西羌之難暢薦實于執事由是爲匈奴建康元年漢安三年改爲建康元年進擊餘黨斬首千二百級烏桓七

十萬餘口皆詣實降車重牛羊不可勝數單于兜樓儲立五年薨

伊陵尸逐就單于居車兒建和元年立桓帝卽位之年至永壽元年桓帝永興

三年改爲永壽元年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復畔寇鈔美稷安定屬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事已具奐傳延熹元年桓帝南單于諸部

並畔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曰張奐爲北中郎將討之單于

諸部悉降奐曰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張奐

請立左谷蠡王爲單于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左谷蠡王都緡又奐上書在永康元年四月也桓帝詔曰春秋

大居正春秋法五始之要故經曰元年春王正月言王者卽位之年宜大開恩宥其居車兒卽是桓帝卽位之建和元年立

自立以來一心向化宜寬宥之集解惠棟曰公羊傳云君子大居正何休云修法守正計之要者居車兒一心向化所謂居正也君子大居正不當黜之也注失之居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單于居車兒

立二十五年薨子某立凡言某者史失其名故稱某以記之夷狄無字既無典誥故某者卽是其名集解劉

效曰注按此是兩說中間當有一說二字屠特若尸逐就單于某熹平元年立熹平靈

年六年單于與中郎將臧旻出雁門擊鮮卑檀石槐大敗而還是

歲單于薨子呼徵立單于呼徵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呼演光和元年靈帝熹

改爲光立集解先謙曰立和元年字上屬爲句二年中郎將張修與單于不相能修擅

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爲單于修曰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詣

廷尉抵罪前書注曰撰至也殺人者死張修擅斬單于呼徵故至其罪也集解周壽昌曰案前書傷人及盜抵罪抵當也

言當其罪也單于羌渠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羌深光和二年立中平四年靈

不得訓爲至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畔遂率鮮卑寇邊郡靈帝詔發南

光和中平匈奴兵配幽州牧劉虞討之單于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

驪于發兵無已五年右部醜落與休著各胡白馬銅等十餘萬人

反集解錢大昕曰肅帝絕作休屠各案休屠之屠音儲而著亦音直慮切譯語有輕重其實一也烏桓鮮卑俱云休著屠各此必讀范史者音著爲眉後遂攙入正文耳攻殺單于單于羌

渠立十年子右賢王於扶羅立於扶羅卽是前趙劉元海之祖也其元海爲亂晉之首持至

尸逐侯單于於扶羅中平五年立國人殺其父者遂畔共立須卜

骨都侯爲單于而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

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

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愛乃止河東遂止河東平陽也須卜骨都侯爲

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召老王行國事單于於扶羅立七

年死弟呼厨泉立於扶羅卽劉元海之祖單于呼厨泉興平二年

獻帝初平五年改爲興平元年集解劉放曰案下文立字當屬此句立召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爲鮮

卑所鈔建安元年獻帝自長安東歸樂解先謙曰宮本無獻字右賢王蓋與白波賊帥韓

遂止河東平陽也

暹等侍衛天子拒擊李愬郭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徙遷許然後歸

國謂歸河東平陽也

二十一年單于來朝曹操因留於鄴留呼尉泉於鄴而遣去與鄴平

陽監其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集解洪亮吉日案此卷注與備卷迥別惟詳歷帝元年及改元餘悉

從略又注中時用駢體及議論疏謬處殊屬三家村學究氣

論曰漢初遭冒頓凶結種眾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窘平城之圍

前書云高祖自將兵三十二萬擊韓王信先至平城冒頓縱兵三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故歌曰平城之事甚大苦七日不得食不能彎弓弩得陳平秘計然後得免也集

解惠棟曰平城縣屬雁門郡元云縣東十七里有臺即白登臺也

太宗政鄰刑措不雪憤辱之恥前書斷獄四百卷堂刑措後近也今言政鄰刑措鄰亦近也案解先謙曰官本注書下有贊曰二字逮

孝武亟興邊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旗星屬如眾星之相連屬言其多侯列

郊甸火通甘泉列置候兵於近郊畿天子在甘泉宮而烽火時到甘泉宮也而猶鳴鏑揚塵出

入畿內鳴鏑即匈奴之箭也謂匈奴白羊樓煩王在河南去京師一千餘里古者王畿千里言匈奴寇邊即出入畿內世宗

逐樓煩白羊始得河南之地以築朔方今至於窮竭武力單用天

財單盡也言盡歷紀歲曰攘之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

漢武好征戶口減半即是死與殺匈奴相當也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那來臣乃權納

懷柔因爲邊衛虜庭分爭謂五單于國呼韓那遂來臣服因請款

呼揭王爲呼揭單于漢書云日逐王韓胥堂爲屠耆單于

籍都尉爲烏籍單于并呼韓那凡五單于也罷關徼之傲息兵民

之勞匈奴既降北庭不傲龍駕帝服鳴鐘傳鼓於清渭之上案前

帝甘露二年正月呼韓那朝甘泉宮漢龍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

贊謁者稱臣而不名禮畢使者導單于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

宮詔單于毋調左右當戶及羣臣皆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

萬人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屈劉放曰注

贊謁者案文多一者字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匹馬之蹤匈奴既降朔方

匈奴匹馬之蹤也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自宣帝甘露三年

無匈奴之盜王莽陵篡之後狼心復生前書贊曰三世稱竇於漢

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

後六十餘歲之間遣王莽篡位始開邊隙三世謂元帝成帝各爲

一世哀平二帝皆元帝之孫共爲一世故三世也王莽執政始開

邊隙也續曰更始之亂方夏幅裂更始無道擾亂方內自是匈奴得

志狠心復生乘間侵佚害流傍境

集解惠棟曰佚謂佚宕也范甯云佚猶更也

及中興

之初更通舊好

及光武中興更通宣元之舊好

報命連屬金幣載道

報命相屬言其往來不絕

金帛常載於道

而單于驕踞益橫內暴滋深

世祖二年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遣金帛

言其實遠常行

以通舊好而單于驕踞自比

世祖召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

冒頓對佚者辭語悖慢也

也忍愧思難徒報謝而已

徒幽并之民增邊屯之卒

移徙幽并之人增益邊屯之戍卒

及關東稍定隴蜀已

清其猛夫并將莫不頓足攘手爭言衛霍之事

爭言衛霍去病世宗之代北伐匈奴

奴之事也集解惠棟曰威宮馬武之徒

帝方厭兵間修文政未之許也

帝厭用兵欲修文政未

許猛夫并

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

衛日逐王日逐即南匈奴單于比也

奉藩稱臣永爲外并天子總

攬羣策和而納焉

總攬羣臣之策善均從眾與之和同而納其降款也

乃詔有司開北鄙擇

肥美之地量水草曰處之馳中郎之使盡法度曰臨之制衣裳備

文物加璽紱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

警覺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規望風塵雲屯鳥散案解完謙曰夏相地器寫本為作鳥

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由南北二庭自相馳突而漢之塞地

晏然無事矣後亦頗為出師并兵窮討命竇憲耿夔之徒前後並進皆

用果謫設奇數異道同會究掩其窟穴躡北追奔軍走三千餘里

北虜烏孫遂奔漠北乃遂破龍祠焚薊幕阬十角楛闕氏械在手

空其地三千餘里也為勒石立銘於燕然山猶前書霍單于

反古督銘功封石偕呼而還去病登臨瀚海封狼居胥山也

震懾屏氣蒙氈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漠北既空宜即若

因其時款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河西虜眾居

邊境若還南虜於陰山即為內地也集解陳景雲曰柯西當上申

作西河時南單于屯西河美稷縣也正與上句南虜相對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戎羯之亂興於永嘉之年續

以上始可預其將來慮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建武二十四年

比爲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爲蕃蔽扞袁安之議見從於後

王實惠欲立北單于安讓不許也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言平易正直之道如此

之弘而實憲矜三捷之效忽經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三捷

也自矜功伐專行威惠爲臣不忠即其人也又章和二年實太后

臨朝單于屯屠何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城南并爲

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既威北邊即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元

宜權成南部更請存立其何惑哉三年將軍實憲上書請立於除鞬爲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即授

重授方欲輔歸北庭會實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帝遣將

兵長史王竝恩兩護己福棄蔑天公言實憲斬日逐刊石紀

輔誘誅之竝恩兩護己福棄蔑天公功即宜滅其北庭以資

南部重存肩緒滋生孽哉南北俱存即是竝恩兩護以私己福乃

招其禍斯則棄蔑天公之事也天公謂天子也前書云老秃翁何

爲首鼠兩端秃翁即天翁也高祖云幾敗乃公事乃公即汝公也

倬史直筆時復存其質言也集解何焯曰李殿學云天公非謂天

子猶太公耳困學紀聞云注引坐樹大鯁承言前載何恨憤之深

前書謂秃翁即天公其謬甚矣坐樹大鯁承言前載何恨憤之深

乎由實惠請立北庭遂使匈奴滋蔓即是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

一其爲疾毒胡可單言單盡也單降及後世翫爲常俗終於吞噓

與彈同

神鄉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

既勒燕然之後若復南虜於漠北引侍子於京師混并匈奴之區

使得專爲一部則荒服無忿爭之跡邊服息征伐之勤此之不行

遂爲巨蠹自單于比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難以驅逼魏

武雖分其眾爲五部然大率皆居晉陽暨平左賢王豹之子劉元

海假稱天號縱盜中原吞噬神鄉丘墟帝宅愍懷二帝

沈沒虜庭差之毫端一至於此百代無滅誠可痛心也

贊曰匈奴既分謂分爲南羽書稀聞檄書有急卽插野心難悔終

亦紛紜紛紜之事具如上解集解劉歆曰章懷注書時分與諸臣

特草草耳後之讀者將以

爲傳寫之誤勸記之云

南匈奴列傳第七十九

終

後漢書八十九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九校補

南匈奴列傳

案本書小題下注五十八字官本不在小題下月於傳文前一行低二格出南匈奴三字著注於下蓋照

總目增三字與官本班彪傳下仍於小題下著注者體例岐異微嫌未合

賂遺金帛

官本帛作幣案通志作帛

殺略鈔掠甚眾

今案掠卽略也不當殺略鈔掠並言通志無鈔掠二字可證二字當衍

呂次當左賢王

錢大昭曰當下應有爲字案通志有爲字

呂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集解通鑑胡注

至比自謂若父子

相傳則烏珠留死比當立爲單于何待至輿而始傳其子也

案今

胡說非也匈奴傳弟畢復以次傳諸單于嫡長故下文單于汗薨仍傳單于比之子適適薨則傳單于莫之子蘇是爲先傳弟後傳子與旣殺知牙師無弟可傳次當傳比不得先自傳其子故班彪謂比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耳設如胡說則傳弟畢將

何所傳耶

時比弟漸將王集解通鑑胡注漸當作斬詳見下

案本傳下列匈奴大臣貴者有

左右斬將王字作斬後殺漸將王字仍作漸官本皆作斬通志則皆作漸前書匈奴傳記匈奴諸王號尚無此王匈奴言語文字不與華同其王號非譯不曉漸將亦未嘗無義胡氏必謂漸當作斬此不然觀晉書作左漸尚王右漸尚王謂漸安知斬不正當

作漸耶

遂斂所主南邊八郡

柳從辰曰郡當作部即下八郡大人所部也匈奴安得有郡耶

將弛刑五十人集解先謙曰官本十作千

謹案通志亦作五千人惟後文令西河長史助

中郎將衛護單于猶止騎二千弛刑五百人此不過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耳豈須弛刑五千人之多千似仍誤

及悉復緣邊各郡

錢大昭曰八郡者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也

報答之辭必令有適注必令得所也

注令原譌今已正官本不誤

善惡之效

原本效皆作効依通志正案効效古書本通作今專以从力者爲効力之効據前書蘇武傳殺身自効字从力

藝文志儒者已試之效字从文似已有別官本此傳皆作效是也

遣驛曰閩

官本驛作譯

伊伐于慮鞮單于汗

上于官本作於案通志亦作於

遂寇雲中至原陽注原陽縣名屬雲中郡

柳從辰曰原陽故城今歸化城土默特西

呂中郎將吳棠

案袁紀棠作常

諸王大人或前至集解劉攽曰案文前當作隨

今案諸王大人即大且渠伊莫營王

等也或前至謂或先來郡縣與漢賈客接市生口牛馬尙均在後也南單于因郡縣設官邸賞賜待遇微知其事故遮截其在後之生口牛馬而略取之若改隨至是所驅牛馬已先諸王大人至郡縣矣南單于何從遮略鈔掠之劉說誤

北虜眾曰南部爲漢所厚又聞取降者歲數千人集解先謙曰語

氣不了疑奪文

謹案下章和元年上疑本有一及字涉上人字誤奪也此北虜眾即指後諸降之五十八部謂

因慕南單于之見厚於漢久懷欲降之心故因北庭大亂遂舉眾來降也

依安侯河西

錢大昭曰魯恭傳作史侯河西安侯史侯未知孰是

慙無報效之義集解先謙曰官本義作地

錢大昭曰闕本作地今案通志亦作地

永元元年呂秉爲征西將軍

案此不言復拜與秉傳異者以秉前官乃征西大將軍多大字也疑原本

有大字章和二年副竇憲去之史未及詳故紀傳於前官皆去大此猶存其真也

出雞鹿塞注塞在朔方郡窳渾縣北

前漢窳渾縣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黃河西北岸

右部從匈奴河水集解劉攽曰

至蓋據趙破奴傳止作匈奴也

賈融傳

獲闕氏

案據和紀此闕氏單于母也紀亦言獲而耿秉傳獨言斬

三年北單于復爲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

遁走烏孫見袁安傳其

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

至大將軍竇憲上書立於除

鞬爲北單于朝廷從之

柳從辰曰據袁安傳憲始上書請立者爲左鹿蠡王阿修後乃竟立右鹿蠡王

於除鞬爲單于後漢書又耿夔破北單于本傳與和紀皆在永

元三年而以夔傳憲傳及袁安傳推之則又皆在二年即燕然

勒石之明年也至右谷蠡王於除鞬之自立與憲上書請立而

朝廷從之此皆在三年和紀則又皆書於四年其岐異如此實

范史之疏今案北塞遼遠出師奏捷往返稽遲本紀固必據文

報而書辭尚簡要列傳則或蒙上文言之或就一事終言之故

列傳敘事紀年往往不與紀符竇憲之遣耿夔蓋本在永元二

年破虜金微山則已爲三年事憲聞夔大捷北單于逃亡不知所

及於除鞬款塞憲知塞北除眾已有所附其勢不能別立又因

其自立而請立之雖事未仍在三年而朝廷遣夔授璽綬已在四年正月故和紀並約其事書於四年前之請立阿佟既未成爲事實例可從略特袁安持正其抗議原始於請立阿佟因於安傳一著之耳本傳下亦言四年遣耿夔卽授璽綬仍可與紀也合

追擊逢侯於大城塞集解通鑑胡注大成縣

至

劔方郡

今鄂爾多

旗

呂烏桓校尉鄧遵爲度遼將軍

侯康曰東觀記鄧遵元初中爲度遼將軍討擊羌虜斬首八百餘級

得鎧弩刀矛戟楯七首二三枚破匈奴得釜鏡二三千枚得
比首三千枚賜馭犀劍案自燕然刻石以來漢軍每出首虜千
萬獲馬牛無算瓊瑣者亦何足紀侯之引東觀記明遵爲度遼
其功效僅見於此而膺馭犀之賜亦以其爲皇太后從弟也

建光元年注永甯二年改爲建光元年

光原本文注皆誤元
據紀正官本不誤

夔與溫禺王呼尤徽

案徽通志作
徵下並同

弟拔立集解惠棟曰

至

當有脫誤

案通志耿夔復免以下十五字
在烏稽侯尸逐鞮單于拔延光

三年立下耿夔上並有是歲二字知
今本皆涉上立字誤倒又脫二字也

不可單盡注猶書云謀謨

官本注謀謨作謨謀今案尚書無謀謨謨謀連文之處疑皆謀猷之誤猷本

訓謀也注或涉下傳文謀謨而誤

中國之所長也而戎狄之所短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而戎上無也

字

謹案錢校據閩本亦無此也字通志同

注若夫平原易地

至

中國之長技五

案

注節錄前鼂錯傳言兵事書後大段突然而起末乃以數語說明之又雜以駢句故洪亮吉譏其有學究氣章懷無此體例蓋亦後人竄亂也論注並同

乃徙西河治離石注離石即西河之屬縣

今汾州府永甯州治

到穀城集解通鑑胡注穀城蓋即西河郡之穀羅縣城

柳從辰曰穀羅縣在

今汾州府永甯州西北案穀羅乃前漢西河郡縣後漢并省蓋始就城爲名

上通天山集解通鑑胡注通天山即土軍縣之石樓山

柳從辰曰土軍縣今

汾州府石樓縣治案土軍亦前漢西河郡舊縣後漢省

其遺還

柳從辰曰袁紀作其遺還庭攝部落

熹平元年注熹平靈帝之元年

柳從辰曰注欠明應云靈帝建甯五年改爲熹平元年

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畔

柳從辰曰張純事已見劉虞傳中山國也虞傳書前中山相張純本傳及烏桓傳皆

作前中山太守究有未合

曹操因畱於鄴注畱呼厨於鄴而遣去卑歸平陽監其五部國

通案

志魏武爲丞相因畱單于於鄴而遣去卑歸監其國歲給單于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襲號分其眾爲五部部中立其貴者爲

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

宣帝值虜庭分爭注虜庭分爭謂五單于國

案注國上當有爭字

朔易無復匹馬之蹤

官本易作方非

六十餘年矣注是時邊城晏閉

注開原作

開依前書改頤注晏晚也官本不誤今案晏開卽安開以後文塞地晏然證之說亦可通

帝方厭兵注帝厭用兵

官本注厭下多其字

究掩其窟穴

案究掩二字各一義不能連文疑衍一字

躡北追奔注軍走曰北

官本注未有也

三千餘里注北虜烏孫遂奔漠北

案注遂奔二字當在烏孫上

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注戎羯之亂至寧可貴

其謀慮

案注此等語氣與上下各注不相關願且別一手筆明係後人竄入當分別觀之

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注願永爲蕃蔽

官本注蕃作藩案毛詩四國于蕃與藩通作

平易正直若此其宏也注即言平易正直之道如此之宏遠也

注案

言當作謂此原謬北已正官本不誤

專行威惠注即宜權成南部

官本注權作構

棄滅天公注秃翁即天翁也

注天原作乃已正官本不誤

百世不磨矣注暨乎左賢王豹之子劉元海

注平原譚平已正官本不誤今案蔚宗生

值南北分爭之世痛懲五胡之亂華故於西羌南匈奴傳論皆歸獄於遷戎內地不早斥遠之貽誤實則當時情勢固有不同如使竇憲破北成南還南還北南強猶北能使終不爲邊患耶是故存北亦即所以制南苟中國無讐可乘則用夏變夷抑非無術也

終亦紛紜集解劉攽曰

至聊記之云

今案此傳注之可疑除引耐書是錯傳文外並有不必注

而注者又論自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以下所言皆已具於傳
率不須注而復沓紕繆至於不可究詰疑章懷本皆無注而妄
人附益之且又不一手也劉攽以爲分値非其人洪亮吉
猶惜其略實今但於其當去者痛加刊削反可不累全書

烏桓鮮卑列傳第八十

後漢書九十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曰爲

號焉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爲事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曰穹廬爲

舍東開向日食肉飲酪曰毛毳爲衣鄭玄注周禮曰毛之縵細者

列傳云匈奴父子同穹廬卧師古曰貴少而賤老其性悍塞說文

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曰母有族類父

勇也塞謂不通集解兄無相警報故也有勇健能理決鬪訟者推爲大人無世業相繼

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所招呼則刻木爲信

雖無文字而部眾不敢違犯氏姓無常曰大人健者名字爲姓集解

惠棟曰續漢書云

大人曰下各自畜牧營產不相徭役其嫁娶則

先略女通情

杜預注左傳曰不召道取爲略

或半歲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曰爲

娉幣

集解惠棟曰魏書云然後遣媒人送馬牛羊

壻隨妻還家妻家無尊卑旦旦拜之

而不拜其父母爲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

物一皆爲辦其俗妻後母報寡嫂死則歸其故夫計謀從用婦人

唯鬪戰之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踞蹲曰髡頭爲輕便婦人

至嫁時乃養髮分爲髻著句決飾曰金碧猶中國有箇步搖箇音

反字或爲幘婦人首飾也續漢輿服志曰公卿列侯夫婦人能刺

人紺繡幘釋名云皇后首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之也

韋作文繡織氍毹廣雅曰氍毹蜀也氍音男子能作弓矢鞍勒勒

也銜鍛金鐵爲兵器其土地宜稌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稌子至

十月而熟集解惠棟曰郭義恭廣志云東牆子色青黑似蓬草粒

償我白梁也說文稌糜也从禾祭聲見鳥獸孕乳曰別四節集解

又云糜稌也是一物魏書作葵子

曰魏書云曰四節耕種常用布穀鳴爲候俗貴兵死斂屍曰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

相送肥養一犬曰彩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

言曰屬累犬屬累乃付託也屬音之欲反累音力瑞反集解惠棟曰爾雅釋言謹諉累也郭璞云曰事相屬累爲謹諉

先謙曰官本付託作託付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

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博物志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敬鬼魂東方萬物始故知人生命

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畢皆燒

之其約法違大人言者學至死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止

詣大人告之聽出馬牛羊曰贖死集解惠棟曰魏書相報不止詣大人平之有罪者出牛羊曰贖

死命乃止其自殺父兄則無罪若亡畔爲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

皆徙逐於雍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蝮蛇在丁令西南烏孫東

北焉前書音義曰丁令匈奴別種也令音零烏桓自爲冒頓所破眾遂孤弱常臣伏

匈奴歲輸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輒沒其妻子及武帝遣驃騎將軍

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

塞外爲漢偵察匈奴動靜

偵覘也音丑丑政反集解錢大昕曰案文止有四郡蓋脫遼西二字

其大

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昭帝時烏桓漸強乃發匈奴單于冢墓曰報冒頓之怨匈奴大怒乃東擊破烏桓大將軍霍光聞之因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二萬騎出遼東邀匈奴而虜已引去明友乘烏桓新敗遂進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其三王首而還由是烏桓復寇幽州明友輒破之宣帝時乃稍保塞降附及王莽篡位欲擊匈奴興十二部軍使東域將嚴尤領烏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質其妻子於郡縣烏桓不便水土懼久屯不休數求謁去莽不肯遣遂自亡畔還爲抄盜而諸郡盡殺其質由是結怨於莽匈奴因誘其豪帥曰爲吏餘者皆羈縻屬之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爲寇代郡曰東尤

被其害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於

郡縣損壞百姓流亡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爲強富建武二十

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阮關掩擊之關在代郡集解惠棟曰說

文云阮代郡五阮關也案關在代郡廣昌縣高誘云卽陽原也如淳云阮音近獲善其後先錄曰晉李旆院烏桓逆知悉相

率逃走追斬百級而還烏桓復尾擊援後援遂晨夜奔歸比入塞

馬死者千餘四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魏書曰毀

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乃詔幣帛賂烏桓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大

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集解惠棟曰魏書云郝旦等九千餘人率眾向化詣闕朝

貢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朝賀獻奴婢牛馬及弓虎豹貂皮是時四夷朝賀絡

繹而至天子乃命大會勞饗賜以珍寶烏桓或願留宿衛於是封

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集解

日魏書云布列遼東屬國遼西右北平漁陽廣陽上谷代郡雁門太原朔方諸郡界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

遂爲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吏益當時權置也下兵馬亦即漢魏雜言重使恐非所能制臣愚曰爲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

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

甯城縣名前書甯縣作寧史記甯城亦作寧甯甯兩字通也集解惠棟曰上谷甯縣之城也魏土地記云在大寧西二十里開

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無

事安帝永初三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谷秋

鴈門烏桓率眾王無何允集解劉放曰案魏志名無何而已無允字此下文降時亦無之緣下有乞字遂

此誤有允也與鮮卑大人巨倫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

與太守戰於九原高渠谷九原縣名屬五原郡漢兵大敗殺郡長吏乃遣車

騎將軍何熙度遼將軍梁懂等擊大破之無何乞降鮮卑走還塞

外是後烏桓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朱廆爲親漢都尉鹿音胡罪反集解惠

棟曰續漢書及魏書朱作末

順帝陽嘉四年冬烏桓寇雲中遮截道上商賈車

牛千餘兩度遼將軍耿晫率二千餘人追擊不利又戰於沙南斬

首五百級

沙南縣屬雲中郡有蘭池城

烏桓遂圍晫於蘭池城於是發積射士

二千人度遼營千人配上郡屯己討烏桓烏桓乃退永和五年烏

桓大人阿堅羌渠等與南匈奴左部句龍吾斯反畔中郎將張耽

擊破斬之餘眾悉降桓帝永壽中朔方烏桓與休著屠各竝畔中

郎將張奐擊平之延熹九年夏烏桓復與鮮卑及南匈奴鮮卑寇

緣邊九郡俱反張奐討之皆出塞去靈帝初烏桓大人上谷有難

樓者眾九千餘落遼西有巨力居者眾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

東蘇僕延眾千餘落自稱峭王

峭七笑反

右北平烏延眾八百餘落自

稱汗魯王竝勇健而多計策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畔人巨

力居眾中自號彌天安定王遂爲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徐幽冀

四州五年召劉虞為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獻帝初平

中巨力居死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蹋音大總攝三

郡眾皆從其號令集解惠棟曰魏書云總攝三王部眾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

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擊瓚破之

紹矯制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桓烏延等皆召單于印綬集解惠棟曰事

詳王粲英雄記見魏志注後難樓蘇僕延率其部眾奉樓班為單于蹋頓為王

然蹋頓猶秉計策廣陽人閻柔集解惠棟曰柔亦見公孫瓚傳少沒烏桓鮮卑中

為其種人所歸信柔乃因鮮卑眾殺烏桓校尉邢舉而代之袁紹

因寵慰柔召安北邊及紹子尚敗奔蹋頓時幽冀吏人奔烏桓者

十萬餘戶尚欲憑其兵力復圖中國會曹操平河北閻柔率鮮卑

烏桓歸附操即召柔為校尉集解惠棟曰案公孫瓚傳柔拜烏桓校尉封關內侯也建安十

二年集解惠棟曰魏書十一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斬之首虜二

十餘萬人

集解惠棟曰劉陶云柳城在昌黎縣西南六十里漢末爲烏桓所據案昌黎後漢遼東屬國都尉所治也袁

尙與樓班烏延等皆走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竝斬送之其餘眾

萬餘落悉徙居中國云

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

集解惠棟曰應奉云秦築長城徒役

之士七出塞外依鮮卑山因曰爲名隋圖經云山在柳城東南二百里

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

姻先髡頭曰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

水在今營州北飲讌畢然後配合

又禽獸異於中國者野馬原羊角端牛曰角爲弓俗謂之角端弓

者郭璞注爾雅曰原羊似吳羊而大角出西方前書音義曰角端狀似牛角可爲弓集解何焯曰原羊當改獬惠棟曰說文云角端

曰此弓遺蘇武郭璞注爾雅云角端似猪角在鼻上又有貂獬

鼯子皮毛柔蟬

貂音女滑反鼯音胡昆反貂屬竝鼠屬納猴屬也

故天下曰爲名裘漢初

亦爲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焉光武

初匈奴強盛率鮮卑與烏桓寇抄北邊殺掠吏人無有寧歲建武

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斬獲殆盡
事已具彤傳由是震怖及南單于附漢北虜孤弱二十五年鮮卑

始通驛使

集解劉效曰案驛當作譯見上

其後都護偏何等詣祭彤求自效功因

令擊北匈奴左伊育嘗部

集解惠棟曰祭彤傳育作秩

斬首二千餘級其後偏

何連歲出兵擊北虜還輒持首級詣遼東受賞賜三十年

集解惠棟曰袁

宏紀作三

十一年鮮卑大人於仇賁滿頭等率種人詣闕朝賀慕義內屬

帝封於仇賁爲王滿頭爲侯時漁陽赤山烏桓欲志賁等

集解官本考證

日歡魏志注中作欽

數寇上谷永平元年祭彤復賂偏何擊欽志賁破斬之

於是鮮卑大人皆來歸附並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

億七千萬爲常明章二世保塞無事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

右校尉耿种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匈奴

餘種留者尙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九年遼東

鮮卑攻肥如縣

肥如縣故城在今平州也。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云屬遼西郡。應劭云：晉滅肥如，肥子奔燕，燕封於此。故

曰肥如。

太守祭參坐沮敗下獄死。十三年遼東鮮卑寇右北平，因人

漁陽、漁陽太守擊破之。延平元年

集解：王補曰：延平，上應有殤帝二字。鮮卑復寇漁

陽，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

集解：通鑑胡注

緣邊郡曹有兵馬掾掌兵馬。

前道險阻，賊執難量，宜且結營先令，輕騎偵視之。

顯意甚銳，怒欲斬之。因復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身

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顯中流矢，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

顯，俱歿於陣。鄧太后策書褒歎，賜顯錢六十萬，呂家二人爲郎。授

福咸各錢十萬，除一子爲郎。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

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車參駕。

集解：通鑑胡注：赤車者，帷裳，衛軛皆赤參駕者。

駕三馬。

令止烏桓校尉所居甯城下，通胡市。因築南北兩部質館。

以受降賈。

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或畔，與匈奴烏桓

更相攻擊元初二年秋遼東鮮卑圍無慮縣

無慮縣屬遼東郡

州郡合兵

固保清野鮮卑無所得

清野謂收斂積聚不令寇得之也

復攻扶黎營殺長吏

扶黎

縣屬遼東屬國故城在今營州東南集解通鑑胡注案兩漢志遼東郡及遼東屬國皆無扶黎縣未知章懷所據何書惠棟曰謂後漢遼東屬國無慮縣即扶黎也遼東有無慮縣屬國不應重出扶黎誤爲無慮聲之轉也遼東屬國縣名多誤字如己昌黎爲昌遼交黎爲天遼賓從爲賓徒之類皆宋呂後人傳寫之誤也

四年遼西鮮卑連休等遂燒塞門寇

百姓烏桓大人於秩居等與連休有宿怨共郡兵奔擊大破之斬

首千三百級悉獲其生口牛馬財物五年秋代郡鮮卑萬餘騎遂

穿塞入寇分攻城邑燒官寺殺長吏而去乃發緣邊甲卒黎陽營

兵屯上谷弓備之冬鮮卑入上谷攻居庸關復發緣邊諸郡黎陽

營兵積射士步騎二萬人屯列衝要六年秋鮮卑入馬城塞殺長

吏

馬城縣名屬代郡

度遼將軍鄧遵發積射士三千人及中郎將馬續率

南單于與遼西右北平兵馬會出塞追擊鮮卑大破之獲生口及

牛羊財物甚眾又發積射士三千人馬三千匹詣度遼營屯守永

寧元年遼西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韃率眾詣鄧遵降奉貢獻

集解惠棟

曰史炤釋文烏倫其至韃鮮卑種名胡氏辨誤云烏倫其至韃乃鮮卑種帥二人之名非種名也詔封烏倫爲率

眾王其至韃爲率眾侯賜綵繒各有差建光元年秋其至韃復叛

寇居庸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敗散功曹楊穆目身捍嚴與俱戰

歿鮮卑於是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度遼將軍耿夔與幽州刺

史龐參發廣陽漁陽涿郡甲卒分爲兩道救之常夜得潛出與夔

等并力竝進攻賊圍解之鮮卑既累殺郡守膽意轉盛控弦數萬

騎延光元年冬復寇雁門定襄遂攻太原掠殺百姓二年冬其至

韃自將萬餘騎入東領侯分爲數道攻南匈奴於蔓栢

縣名屬五原郡也

莫韃日逐王戰死殺千餘人三年秋復寇高柳擊破南匈奴殺漸

將王

續魏先謙曰漸官本作新

順帝永建

三年秋鮮卑其至韃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死明年

春中郎將張國遣從事將南單于兵步騎萬餘人出塞擊破之獲其資重二千餘種時遼東鮮卑六千餘騎亦寇遼東玄菟烏桓校尉耿晫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桓率眾王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大獲其生口牛馬什物

集解先謙曰官羊本作牛羊財物爲

粵寧種三萬人詣遼東乞降三年四

年鮮卑頻寇漁陽朔方六年秋耿晫遣司馬將胡兵數千人出塞擊破之冬漁陽太守又遣烏桓兵擊之斬首八百級獲牛馬生口烏桓豪人扶漱官勇健

漱音所救反

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詔賜號率眾

君陽嘉元年冬耿晫遣烏桓親漢都尉戎朱鹿率眾王侯咄歸等

集解劉攽曰案魏志此眾字作將字言率將胡王等出塞後乃封爲率眾王侯長也

出塞抄擊鮮卑大斬獲

而還賜咄歸等已下爲率眾王侯長賜綵繒各有差鮮卑後寇遼東屬國於是耿晫乃移屯遼東無慮城拒之

集解惠棟曰鮮卑寇屬國晫移屯無慮明

屬國無慮縣也

二年春匈奴中郎將趙稠遣從事將南匈奴骨都侯夫沈

等出塞擊鮮卑破之斬獲甚眾詔賜夫沈金印紫綬及縑練各有

差秋鮮卑穿塞入馬城代郡太守擊之不能克後其至韃死鮮卑

抄盜差稀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

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

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隻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宜長視

投鹿侯不聽遂棄之妻私語家令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

健有智略異部大人集解惠棟曰魏書云異部大人卜賁邑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

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

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曰爲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歆

仇水上歆音昌悅反集解惠棟曰汗通鑑作汗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

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御夫餘西擊烏孫盡據

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集解惠棟曰魏書又云南北七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

鹽池永壽二年秋檀石槐遂將三四十騎寇雲中延熹元年鮮卑

寇北邊冬使匈奴中郎將張奐率南單于出塞擊之斬首二百級

二年復入雁門殺數百人大抄掠而去六年夏千餘騎寇遼東屬

國九年夏遂分騎數萬人入緣邊九郡並殺掠吏人於是復遣張

奐擊之鮮卑乃出塞去朝廷積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綬封

檀石槐爲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乃自分其地

爲三部從右北平弓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

先謙曰官本少目字從右北平弓西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谷弓西至敦

煌烏孫二十餘邑爲西部各置大人主領之

集解通鑑胡注觀此則夷狄亦有邑居矣

檀石槐蓋盡皆屬檀石槐

集解惠棟曰魏書云東部大人曰彌加有匈奴故地皆屬檀石槐關機素利槐頭中部大人曰柯最關居慕容等西部大人曰置鞬落羅靈帝立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部

陳景雲曰無歲不被鮮卑寇抄殺略不可勝數熹平三年冬鮮卑

部當作郡

人北地太守夏育率休著屠各追擊破之

集解恩棟曰袁宏紀云育下邳淮浦人以忠直

稱所歷皆有名迹

邊育爲護烏桓校尉五年鮮卑寇幽州六年夏鮮卑寇

三邊秋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自來三十餘發

集解先謙曰官本三作二恩棟云蔡邕集作三

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朝廷未許先是

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王甫求

得爲將

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云行賄王甫

甫因此議遣兵與育並力討賊帝乃拜

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

議曰書戒猾夏湯伐鬼方

尚書舜典曰蠻夷猾夏寇姦穴猾亂也易既濟九三爻辭曰高宗伐鬼方三

年而克之前書淮南王安曰鬼方小蠻夷也音義曰鬼方遠方也

集解沈德潛曰案此又誤以高宗爲湯

惠棟曰湯當依集作易

武

周有獫狁蠻荆之師

詩小雅曰獫狁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漢有關顏瀚海之事

使大將軍衛青擊匈奴至闐顏山斬首萬餘級使霍去病擊匈奴封狼居胥山登臨瀚海也

征討殊類所由尙

矣然而時有同異孰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

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

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

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武帝使東郭咸陽等領天下鹽鐵敢私鑄錢

也又算緡錢率緡錢二千而算一令各召其物自占占不悉聽人

告緡曰半與之音義曰緡絲也用曰貫錢故曰緡錢一算曰二十

也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武帝天漢二年泰山

山攻城道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竝出武帝使直指使者暴勝

路不通捕獲先讓曰官本注部作道既而稽察兵罷役封丞相爲富人侯封丞相車千秋爲富

人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武帝時齊桓主

辭夫曰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集解劉攽曰案富字當作

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竝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解

舉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已關塞不嚴

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云善金良漢

人遁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

事西羌猶十餘年

集解通鑑胡注段熲自桓帝延熹二年擊西羌至建甯二年始成功凡十一年也

今有

晏才策未必過煩鮮卑種眾不弱於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

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眾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

并力蠻夷未邊垂之患手足之蚘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癩疽蚘音

音新到反埤蒼曰癩音必燒反杜預注左傳曰疽猶惡創也集解王補曰本集蚘搔作疥癩方今郡縣盜賊尙

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

詬詬恥也音許豆反

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

所已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賊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賊國解見西域傳豈

與蟲螻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爲之

盱食乎

盱晚也左傳伍子胥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集解劉攽曰今本朝案文今當作令

夫專勝者未必

克挾疑者未必敢

集解先謙曰官本敢作敗

殿所謂憂人不在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

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

校報如

使越人蒙死曰逆執事廝輿之卒

前書音義曰廝微也輿眾也

有一不備而歸

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曰齊民易醜虜皇威辱

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育欲曰齊民易醜虜射乾沒曰爲功也

況乎得

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

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

之通於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飢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大宗

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况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曰相贍

又當動兵

集解惠棟曰自集當作議

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曰發德音也夫

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尙猶棄之况障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

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

史記曰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不入幕府爲

士卒費謹烽火

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

前書王莽發三十萬眾十道出擊匈奴莽將嚴尤諫

邊無失亡也

曰匈奴爲害所從來久未聞上代有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
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
出征之盡境而還是得中策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成兵連禍結
三十餘年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築長城之固以喪社稷是
爲無策班固曰若乃征伐之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
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左傳曰楚大夫薳啟疆對楚
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靈王曰晉之事君臣曰可矣遂遣夏

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威旻率南單于出雁門各將

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眾逆戰育等

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千騎奔還集解自本考證曰數千通鑑作數十爲是死者

十七八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云是時大司農經用不足殷斂郡國以給郡糴三將無功還者少半三將檻車徵

下獄贖爲庶人冬鮮卑寇遼西光和元年冬又寇酒泉緣邊莫不

被毒種眾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狗行見烏集素

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流從子用反集解官本考證曰烏集魏志注作烏侯其中有魚不

能得之聞倭人善網捕集解先謙曰官本無人字於是東擊倭人國集解惠棟曰魏書作

汗人棟謂汗當作汗與倭同音魏志云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

倭人好捕魚鱉

水無淺深皆沈沒取之集解惠棟曰魏書云至今烏侯秦水上有汗人數百戶

光和中檀石槐死時

年四十五子和連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亦數爲寇抄性貪淫斷

法不平眾畔者半後出攻北地廉人善弩射者

廉縣名屬北地郡

射中和

連卽死其子騫曼年小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眾

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自檀石槐後諸大人遂世相傳襲

論曰四夷之暴其執互強矣匈奴熾於隆漢西羌猛於中興而靈

獻之間二虜迭盛石槐驍猛盡有單于之地蹋頓凶桀公據遼西

之土其陵跨中國結患生人者靡世而靈焉然制御上略歷世無

聞周漢之策僅得中下將天之冥數已至於是乎

贊曰二虜首施餒我北垂道暢則馴時薄先離

烏桓鮮卑列傳第八十

終

後漢書九十

後漢書集解卷九十按補

烏桓傳餘類保烏桓山因曰爲號焉

案魏志桓皆作丸

曰毛毳爲衣注毛之縟細者爲毳

官本注末有也字

猶中國有箇步搖注步則搖之也

官本注末無也字

出五阮關掩擊之集解先謙曰官本阮作院

謹案通志作阮魏書作五原關

比入塞馬死者千餘匹

比原譌北依通志改官本不誤

烏桓乘弱擊破之集解先謙曰官本乘作承

謹案通志作乘

絡繹而至

官本釋作驛案駱驛絡繹從馬從糸固不應岐出但驛可通繹通志已作絡驛

但委主降掾吏集解先謙曰官本吏作史

謹案通志亦作史惟據應劭漢官使匈奴中郎

將設官府掾史護烏桓校尉有擁節長史一人則作史爲長

鴈門烏桓率眾王無何允集解劉攽曰案魏志名無何而已無允

字

案通志亦無允字

與太守戰於九原高渠谷注九原縣名屬五原郡

今地詳光武紀上

拜其大人戎朱虜爲親漢都尉集解惠棟曰續漢書及魏書朱作

末案通志亦作末

又戰於沙南注沙南縣屬雲中郡有蘭池城

蘭池今地詳和紀

延熹九年夏烏桓復與鮮卑及南匈奴鮮卑寇緣邊九郡俱反大

昭曰下鮮卑二字疑衍本紀是年六月南匈奴及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

上谷有難樓者眾九千餘落

官本脫眾字案通志有眾字

自稱峭王注峭七笑反

官本注峭上有音字

五年呂劉虞爲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

柳從辰曰劉虞爲幽州牧設賞

購純虞傳在中平五年與此傳合靈紀幽州牧劉虞購斬漁陽賊張純則在中平六年三月袁宏紀中平六年三月己丑光祿

劉虞爲司馬領幽州牧使公孫瓚擊純大破之純客王政斬純首降則並虞領幽州牧亦在六年矣今案袁紀書事往往并前

事於後事書之故紀年多不與范書合前已屢見據本書靈帝紀張純之叛實始於中平四年六月公孫瓚之討純在五年九

月虞時蓋已被命到州其設實購純雖仍在五年而王政之新純則因爲六年三月事范書諸傳特因虞之出牧在五年而終言之所以純之誅在六年已著於紀無用再詳也六年三月已丑袁紀所載自卽純被誅之月日而據其所書直若虞之爲司馬領幽州瓊之討純政之新純皆係於己丑一日此則書日之失矣

鮮卑傳原羊集解何焯曰原羊當改羴

今案官本考證云何焯校本原改羴是何不僅以爲

當改直改之矣蓋據魏書作羴與爾雅文合也然說文無羴字章懷引爾雅郭注亦止作原范書再駮夷傳羴羊作羴羊既不

皮毛柔蠕

義說文蠕動也於義欠合疑蠕之誤

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

官本無下遼東二字案通志遼東重文

率種人詣闕朝賀

錢大昭曰魏志注賀作貢

遼東鮮卑攻肥如縣注肥如縣故城在今平州也

今地已詳和紀

遼東鮮卑圍無慮縣注無慮縣屬遼東郡

官本注未有也字案今地已詳安紀

鮮卑入馬城塞注馬城縣名屬代郡

官本注未有也字柳從辰曰馬城今宣化府懷安縣北

攻南匈奴於蔓栢官本蔓作曼是案通志亦作蔓注縣名屬五原郡也今地詳明紀按補

獲其資重二千餘種案種疑當作輛

於是耿晷乃移屯遼東無慮城拒之官本無耿字

永壽二年檀石槐遂將三四千騎寇雲中錢大昭曰時李膺復爲度遼將軍蓋賈平之故

應奉疏稱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也

三十餘發集解先謙曰官本三作二惠棟云蔡邕集作三據北宋

本作二故引邕集異文是官本與北宋本同也惟通志仍作三十

乃興鹽鐵酒榷之利注欽左趾榷專也原注欽講錢已正官本不誤榷官本譌榷

財富充實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作財賦案此亦北宋本同作富故惠引邕集異文惟通志亦

作財賦與邕集合

天設山河案通志山河作沙漠

豈與蟲蠹校寇計爭往來哉柳從辰曰蔡邕集校作較袁紀作豈與蟲蠹之虜校往來之作傷哉今案

通志作豈與蟲蝗伏寇計往來哉其文又異
蓋校狄皆狡之譌蝗亦蝗之譌惟爭字當衍

挾疑者未必敢集解先謙曰官本敢作敗柳從辰曰蔡邕集亦作敗

雖得越王之首官本王作主

况避不嫌之辱哉柳從辰曰蔡邕集嫌作避今案前書本作嫌

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案通志守作備略作宜注史記曰李牧趙之北邊良

將也官本注無日之二字又注邊無失亡也官本注無譌燕

各將數千騎奔還集解官本考證曰數千通鑑作數十爲是今案

各將萬騎下言死者十七八則育等所餘固應各有二三千騎
續漢書但云三將無功還者少半仍數千騎也卽魏書謂
曼等敗走兵馬還者什一而已亦應不止數十騎且果萬騎而
止餘數十騎當書悉爲所沒餘者不必書又數十騎亦不得尙
言將通志仍作數千
騎則通鑑之說非也

光和元年冬又寇酒泉官本光利誤元和

見烏集秦水集解官本考證曰烏集魏志注作烏侯案通志亦作烏侯

廉人善弩射者注廉縣名屬北地郡

柳從辰曰廉縣今固原州東北固原原屬平涼府